

浩月兄：

连日炎炎，深夜始有凉意。弟不喜夏日，不是怕热，而是吹不得空调和电扇，炎炎夏日，实在难度。

此信纸为《所幸藏书房》一书环衬页，印厂寄来1000多页用于签名，后拿回去装订，即“签名版”也。去年《如果没有书店》出版前亦签有1000页，真是不小的体力活。此环衬用纸精良，颜色、厚度均优，横开本亦是少见，与弟速写本大小相当，编辑就是考虑手绘图能原样呈现，故选此开本，而此纸用来写信、画画，实在合适，于是留存一些用于写信、画画。快递通了，连同此前的数通信一并寄于仁兄，另附小书《在书中小站片刻》（二集），此小册在出版社已有两三年，总算出来了。

西安崔文川兄系弟老友，爱书如痴，尤其对藏书票有深度收藏、研究，并且制作发行，“书界全才”也。近来有小书出版，有朋友赠书票，并且与好友分享，乐也！快递恢复后，弟家门口每天摆一层又一层新书，从这些大量新书中精选好书再分享给读者，是弟近二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，虽然并没有具体报酬，但这分享之乐却是极大的满足，加之现在弟做视频UP，每月的新书视频就录得

很开心，像和老朋友聊天一样，把这种快乐传递给大家。

弟近读《世说新语别裁详解》一书，很开心，与兄分享。作者董上德教授是中山大学古典文学专家，开设的“世说新语”解读课程广受学生喜爱，弟近年入坑魏晋六朝，对六朝名士们充满好奇，也读有多个版本《世说新语》，对书中五花八门（有三十六门）的逸事有探求之欲，董教授这本“别裁”根据东晋袁宏的《名士传》所列“名士”，再结合《世说新语》词条，把每个名士单独列出来，用“世说”词条结合《晋书》和“世说”刘孝标注，来详解名士们的故事，是一种很直观的手法，况且《名士传》已失传，我们不知道袁宏怎么写的，所以，这本书可视为现代意义的“名士传”。而袁宏是东晋人，他的《名士传》只列了“正始名士”“竹林七贤”和“中朝名士”，而董教授补上了“东晋名士”一卷，其中“东晋名士”名头最大的固然首推兄乡贤——“琅邪王氏”：王戎、王衍、王导、王敦、王虞、王羲之、王胡之、王徽之……魏晋名士在那样动荡的年代，他们的风流和风骨我们如今也只能在这些残存的著作中管窥一二，但已入神往。

祝：心安笔健

弟：绿茶 壬寅仲夏廿八



绿茶兄：

临近中午，收到兄快递来的“大礼包”：《在书中小站片刻》（二集）毛边本、藏书票、信笺以及此前通信兄的手写原件。一一欣赏过，放置好其他，找来裁纸刀，阅读这本书。

想到七年前“醉醒客”丛书出版，我们讨论书名，两三个晚上，得到了每个人的书名，其中兄的《在书中小站片刻》，便采纳了我的建议。如今七年过去，《二集》得以出版，让人感怀时间都去哪儿了。又听闻兄说《三集》已基本完稿，期待早日出版。兄从出版社“撤退”之后，算是彻底地跨入了书的海洋，不仅在多个“好书榜”担任评委，品书、推书、荐书也占据了日常生活的大部分。去年以来，兄又爱上了拍书，在多个年轻人聚集的网络社交平台，发表自己拍摄的荐书短视频，有的内容十分火爆。

我很羡慕兄的“书式生活”，这一生活方式，是兄自己开创出来的，没有可复制性。而之所以能够保持这样的生活方式，在于荐书之余，兄撰写了大量的文章，来支持自己继续在被书包围的状况下自得其乐。看到有网友，既羡慕又好奇“书式生活”到底舒适不舒服，我的感觉是，除了剪辑视频会辛苦一些外，其他的事情都是很轻松且愉悦的。

《二集》就是这样一本延续了作者现实生活情绪的图书。全书几乎算是对兄读书生活的照搬，在公号上发表的文章，参加文友聚会时所绘的插画，当“好书榜”评委时经历的有趣的事，因为有“书与人”的凝聚，这本书主题鲜

明、内容紧凑，可以带领读者走进一个人与一群人的读书世界。

再读《如何启动中国历史操作系统》这篇文章，兄把史书作者称为“历史程序员”，把他们的著作比喻成“系统”，至于甲骨文、先秦文字、注释注解等，则是神秘的“源代码”，由上述几点构成的“操作系统”无疑是庞大甚至是沉重的，但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总的“按钮”，则可以让这个“系统”轻灵地运转起来，通过兄笔下描写的司马迁、司马光、袁枢、郑樵等人，读者可以看到，这一“系统”呈链条状环环相扣——以“程序员”的视角看历史，原来可以如此轻松地穿越“迷雾”。

兄曾在不同媒体与出版机构工作，是一名优秀的编辑与主编，所以你的书中，总是身不由己地写到自己以及所关注之人的编辑生活。《二集》就有对两位著名编辑的观察与点评，一位是“副刊编辑沈从文”，另一位是“副刊编辑孙伏园”。兄的读书人身份，是建立在“副刊人”身份基础上的，在《新京报书评周刊》《文史参考》《东方历史评论》等报刊的从业经历，使得兄有机会延续了沈从文、孙伏园等前辈的编辑理想。而《二集》这本书，那可视为兄离开媒体与出版业之后，对自己所热爱的编辑工作的一种延续。这样的热爱，在所谓的多媒体时代散发着合适的温度，发出不急不躁的声响，有着浓淡相宜的人文色彩，握在手里，如夏日品茶，眼里有安宁，心中有静意。

祝：夏安！

弟：浩月草于2022年6月27日



云更衣裳花想容。二十岁的我没多少时间观念，却着了魔一样渴望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手表。所以不考虑家里的经济状况，速空就缠磨着大人要手表。我曾到市里的百货商店近距离观赏玻璃柜台下陈列着的各种手表，至今记得手表的大致价格：“上海”牌125元、“东风”牌120元、“北京”牌的大约也需120元左右。同龄人给手表上发条的专注动作，在我眼中，也是潇洒之极，那种有节奏的滋滋滋声，让人特别迷恋。我总觉得腕上戴一块手表出门，是一

个人长大的标配。为什么特别期盼能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手表呢？除了虚荣心作怪，说起来和我的工作有点关系。

我到国有煤矿开拓队当矿工，转正以后成为代班长，管理着40名职工。暗黑幽深的井下，就得估摸时间，感觉快到下班时间了，就向有手表的同伙询问准确时间。大家都想早点收工，同伴就善意地把时间延长一些。当时也不是非得争分夺秒，可我们是计件工资，完成不了巷道掘进长度就没有足额工资发放，我得尽量精确地合理安排时间进度。提拔我的马队长常指着我开玩笑说：代班长怎能没有手表？赶紧买！当时，爸爸有一块亮晶晶的“北京”牌全钢手表，刚买下没有几年，爸爸宝贝似的看守得很紧，根本不让我们动他的手表。我不敢动半分念想，只是趁他高兴时，小声嘀咕着：要表！要表！那时我的月工资也挣到100多元了，只是我招工时，家里花近200元买了一辆链盒自行车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。

有一天，父亲终于同意给我买表了，是一块上海产的“海狮”牌手表，价格不到100元。之后的日子里，我的“时间”好像看得见、摸得着了。戴着那块表，我培训开会、到文化宫学习音乐、参加朋友婚礼时，有意无意地显摆自己的手表，走在路上，也是神气得很！每天晚上从来不会忘的事，就是给它上足发条。静夜中，将手表放在枕边，喜欢听它不紧不慢嘀嗒、嘀嗒的声响。它安静了我的浮躁气，消融了一天的疲惫感，幸福感也随着转过一圈又一圈……奶奶也分享着我的喜悦，出门前总反复提醒我：上班做营生千万操心，一定要把手表放好。到了井下，我总是先将手表放在自己最贴身的地方，保证工作时手表受不到损伤。谁知紧操心慢操心，有一天，这块表还是“失踪”了。要知道，新手表我才戴了三个月左右。

那天上早班，快到下班时，我习惯性一摸贴身口袋，坏了，手表不见了！班上的工友停下手中的活计，赶紧帮着在我曾坐过、走过的地方仔细寻找。偌大的工作面，寻找一块小小的手表，无疑是大海捞针。工友吴龙、马三海、李瑞斌看到我垂头丧气的样子，纷纷围拢过来宽慰，还到单位食堂，专门给我买了一碗炸酱面“压惊”。我根本无心吃饭，只是一个劲儿地回想手表可能的去向。是不是手表掉出来，我装矿渣时混在了矿车内？我把自己的怀疑告诉了工友们，吃完饭，我们四个人就跑到场面上寻找那辆矿车，问场面师傅那车矿渣倒在哪里了？远远看见其中一辆车有水，湿漉漉的，对，就是它！我们开始翻腾那一辆车的矿渣，“奇迹”出现，亮晶晶的“海狮”牌手表，被眼尖的吴龙发现了。捡起来拭净乌黑的煤灰，看不出有任何破损处，贴在耳朵旁细听，还是熟悉的嘀嗒嘀嗒声。那种失而复得的欣喜，无法用言语形容。

40多年一晃而过，遗憾的是，我将这块“海狮”牌手表给了弟弟，他竟然没有好好保存下来。倒是爸爸那块“北京”牌手表还在，只是，爸爸不在了。那块手表也让我经常想起那三个帮我找表的工友。吴龙当年是从张家口招工来的，失去了联系；马三海、李瑞斌在煤矿退休。前不久，一个工友的女儿出嫁，我意外地见到李瑞斌，提及当年找表的场景，他一点印象也没有了，而我却记忆犹新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

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你和我；时间带走年轻的容颜，却将那块“海狮”牌手表珍藏起来，崭新如初地铭刻在我记忆深处……依稀能听到它回响着不急不徐的“嘀嗒、嘀嗒”声，让我在暗夜想起离去的父亲，热心的工友，还有那段困顿、单纯的矿工岁月。

人物

而那些孩子，则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小娃娃长大成人。转眼间，孩子们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。作为孩子们的妈妈，张桂梅不仅操心小孩子们的生活，还操心起了大孩子们的婚事。

张惠华还记得儿童之家操办的第一场婚礼。那是2014年6月，一个在儿童之家长大的大哥哥谈了一个女朋友，终于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，大哥哥回到儿童之家，把他的婚事跟张桂梅说了。听到自己的孩子要结婚了，作为过来人，她问：“婚礼在哪儿举办？”眼前这个准新郎居然没有考虑过这事，被张桂梅问懵了，半天没说话。

是啊，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，一个人结婚，要在各自家里，在双方父母

的见证之下举办结婚典礼。这个大哥哥哥在儿童之家长大，儿童之家就是他的家，张桂梅就是他的妈妈。见状，张桂梅坚定地对他说：“这婚礼就在儿童之家举办。”

婚礼的前一天，张桂梅早就从学校赶回来，带着儿童之家的孩子们打扫卫生、吹彩球、贴喜字，还去租借了红地毯，在儿童之家的院子里铺好，把家里布置得妥妥当当的。当时大家都忙上忙下，整个院子里洋溢着喜庆的味道。婚礼现场布置好后，她又在院子里绕着检查了好几圈，反复确认，生怕有细节没做好。一切布置妥当，张桂梅对孩子们说：“等你们长大了，婚礼也一定要办得风风光光！”

后来，儿童之家又为

希望出版社

60

陈洪金 著



《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》节选

其他几个在这里长大的孩子们举办了几场婚礼。其中的两场，华坪县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刘忠伟印象特别深刻。因为他经常采访张桂梅，一来二往，大家彼此都非常熟悉了。第一次他主持的是在儿童之家长大的一个女孩的婚礼。这个女孩要嫁到邻近的四川省攀枝花市去。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60

赵树义 著

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赤石者，红金石也。相传，赤石桥最早由村民自发组织修建，所用石头是当地有名的红金石，故名。数百年来，赤石桥屡毁屡建，有明确记载的，是清光绪年间所建石桥，跨度3.5米，宽3米，护栏为红金石，上雕花鸟图案。2010年，赤石桥村整修街道，拆旧建新，赤石桥改为水泥石拱桥，跨度

2米，宽7米。

赤石桥赤石不再，赤石桥红色之基却坚如磐石。

告别胡汉坪，东北行半小时许，到达涧崖底。进村有座桥，桥北有道高岸，岸上建有四合院，广瑞便站在桥和四合院间的空地上，与老乡聊天。见面也不客套，我说前面带路吧，我要去找沁河北源。广瑞憨厚一笑，领着我们钻到东面的沟里去。

沿河岸上行，河水不缓不急，两岸植被不茂密，也不稀薄。在这样的路上行走，不必顾忌脚下，自是最适合聊天的。广瑞在老邓处听说我要来，心里高兴，一再说要做好东道。我说你也是沁源的外人，怎么做东道？广瑞一时语塞，笑道，请你喝酒总可以吧？

我也笑道，喝酒倒是可以，但要到你家去喝。广瑞家在长治，我本是调侃，他却不反驳，没问题，我拉你回长治，让媳妇给你做三合面。我还要继续调侃，老邓插话道，我俩就别说了这没用的了，我是沁源人，改天去我家喝酒。我说，可你是城里的，我不进城。老邓嘿一声，少进城或有可能，不进城可能吗？

一路扯着闲话，不觉走到沟的尽头，见一泉水从一岩石上喷射而下，抛物线在秋阳里愈显明亮，如果放大百倍，堪与雁荡山龙湫媲美。所谓“雁荡行云漠漠，龙湫宴坐雨蒙蒙”，不禁想起中学课本上的《雁荡山》来。沈括感慨“世间沟壑中水凿之处，皆有植土龛岩”。